



箋註陶淵明集卷之三

詩五言

文選五臣注云淵明詩晉所作者

皆題年號入宋所作但題甲子而

已意者取事二姓故以異之嘗攷

淵明詩有題甲子者始庚子距丙

辰凡十七年間只十二首耳皆晉

安帝時所作也淵明以乙巳秋為

彭澤令在官八十餘日即解印綬

賦歸去來辭後一十六年庚申晉
禪宋恭帝元熙二年也寧容晉未
禪宋前二十年輒取事二姓所作
詩但題甲子以自取異哉矧詩中
又無標晉年號者其所題甲子蓋
偶記一時之事耳後人類而次之
亦非淵明本意秦少游嘗云宋初
受命陶潛自以祖侃晉世宰輔恥
復屈身投劾而歸耕于潯陽其所

著書自義熙以前題晉年號永初
以後但題甲子而已黃魯直詩亦
有甲子不數義熙前之句然則少
游魯直尚惑於五臣之說他可知
矣故著于三卷之首以祛來著之
惑云

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

弱齒寄事外委懷在琴書被褐欣自得屢
空常晏如時來苟冥會婉孌憇通衢投策

命晨裝暫與園田踈眇眇孤舟遊綿綿歸
思紆我行豈不遙登陟千里餘目倦川塗
異心念山澤居望雲慙高鳥臨水愧游魚
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蹟拘聊且憑化遷終
返班生廬班賦求幽
貞之所廬

鶴林曰士豈能長守山林長親簞
笠但居市朝軒冕時要使山林簞
笠之念不志乃為勝耳淵明望雲
慙高鳥四句似此宵襟豈為外榮

浙點染哉山谷曰佩玉而心若槁
木立朝而意在東山亦此意

庚子十一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

二首

其一

行行循歸路計日望舊居一欣侍溫顏再

喜見友于

洪駒父云以兄弟
為友于後語也

鼓棹路崎曲

指景限西隅江山豈不險歸子念前途凱

風負我心戰柁守窮湖

柁以制
切楫也

高莽眇無

界夏木獨森疎誰言客舟遠近瞻百里餘
延目識南嶺空歎將焉如

其二

自古歎行役我今始知之山川一何曠巽
坎難與期巽順也坎險也或曰巽風也崩
坎水也言道路行役之艱難崩
浪聒天響聒喧也長風無息時久游戀所生
如何淹在茲靜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當
年詎有幾縱心復何疑

趙泉山曰二詩皆直叙歸省意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中

一作塗口按江圖自沙陽下流一百
五十里至赤埭赤埭二十里至塗口

閑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詩書敦宿好林

園無俗情如何捨此去遙遙至南荆叩枻

新秋月臨流別友生涼風起將夕夜景湛

虛明昭昭天宇闊晶晶川上平懷役不遑

寐中宵尚孤征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

投冠旋舊墟不為好爵榮養真衡茅下庶

以善自名

按是時淵明年三十七中間除癸巳爲州祭酒乙未距庚子參鎮軍事三十載家居矣

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

其一

在昔聞南畝當年竟未踐屢空既有人春興豈自免夙晨裝吾駕啓塗情已緬鳥呼歡新節冷風送餘善寒竹披荒蹊地爲罕人遠是以植杖翁悠然不復返即理愧通

識所保詎乃淺

其二

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瞻望邈難逮轉欲志長勤秉耒歡時務解顏勸農人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雖未量歲功即事多所欣耕種有時息行者無問津日入相與歸壺漿勞近隣長吟掩柴門聊爲隴畝民東坡曰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非古之耦耕植杖者不能道此語

非予之世農亦不能識此語之妙
癸卯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

寢迹衡門下邈與世相絕顧形莫誰知荆

扉書常閉閉必結淒淒歲暮風翳翳經日

雪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已繁繁或勁氣侵

襟袖簞瓢謝屢設蕭索空宇中了無一可

悅歷覽千載書時時見遺烈高操非所攀

深得固窮節平津苟不由漢元朔中武帝

平津侯栖遯詎為拙寄意一言外茲契誰能

別

鶴林曰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已凜

此十字雪之輕虛潔白盡在是矣

後此者莫能加也

乙巳歲三月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

溪

我不踐斯境歲月好已積晨夕看山川事

事悉如昔微雨洗高林清颺矯雲翻眷彼

品物存義風都未隔伊余何為者勉勵從

茲役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園田日日夢
想安得久離析終懷在歸舟諒哉宜霜柏
趙泉山曰此詩太旨慶遇安帝光
復大業不失舊物也

還舊居

疇昔家上京

南康志近城五里地名

六載

去還歸

韓子蒼云淵明自庚子始作建威參軍由參軍為彭澤遂棄官

歲乙巳故云六載

趙泉山云自乙巳始

復來惻愴多所悲阡陌不移舊邑屋或時

非履歷周故居隣老罕復遺步步尋石迹
有處特依依流幻百年中寒暑日相推常
恐大化盡氣力不及衰撥置且莫念一觴
聊可揮

戊申歲六月中遇火

草廬寄窮巷甘以辭華軒正夏長風急林
室頓燒燔一宅無遺宇舫舟蔭門前迢迢
新秋夕亭亭月將圓亭亭高也果菜始復生驚
鳥尚未還中宵竚遙念一盼周九天總髮

抱孤念菴出四十年形迹憑化往靈府長
獨閑貞剛自有質玉石乃非堅仰想東戶
時餘粮宿中田鼓腹無所思朝起暮歸眠
既已不遇茲且遂灌西園

按靖節舊宅居于柴桑縣之柴桑
里至是屬回祿之變越後年徙居
於南里之南村

巳酉歲九月九日

靡靡秋已夕淒淒風露交蔓草不復榮

木空自凋清氣澄餘滓杳然天界高哀蟬
無歸響叢鴈鳴雲霄萬化相尋繹人生豈
不勞從古皆有沒念之中心焦何以稱我
情濁酒且自陶千載非所知聊以永今朝

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獲早稻

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營而
以求自安閑春理常業歲功聊可觀晨出
肆微勤日入負耒還山中饒霜露風氣亦
先寒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

疲疾無異患干盥濯息簷下斗酒散襟顏
遙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関但願長如此躬
耕非所歎評聲

觀此詩知靖節既休居惟躬耕是
資故蕭德施曰安道苦節不以躬
耕為恥

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溪田舍獲暎藪困切
貧居依稼穡戮力東林隈不言春作苦常
恐負所懷司田眷有秋寄聲與我諧飢若

歡初飽束帶候鳴雞揚楫越平湖汎隨清
壑廻鬱鬱荒山裏猿聲閑且哀悲風愛靜
夜林鳥喜晨開曰余作此來三四星火類
姿年逝已老其事未云乖遙謝荷篠翁聊
得從君栖

蔡寬夫曰秦漢已前字書未備既
多假借而音無反切平仄皆通用
自齊梁後既拘以四聲又限以音
韻故士率以偶儷聲病為工文氣

安得不卑弱惟淵明韓退之時時
擯脫俗拘忌故栖字與乖字皆取
其傍韻用蓋筆力自足以勝之

飲酒二十首

余閑居寡歡兼比夜已長偶有名
酒無夕不飲顧影獨盡忽為復醉
既醉之後輒題數句自娛紙墨遂
多辭無詮次聊命故人書之以為
歡笑爾

其一

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邵生瓜田中寧

似東陵時

漢蕭何傳邵平者故秦東陵侯
秦破為布衣貧種瓜長

瓜美故世
謂東陵瓜

寒暑有代謝人道每如茲達人

解其會逝將不復疑忽與一觴酒可以歡

相持

黃山谷曰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

之此是西漢人文章他人多少語

言盡得此理

其二

積善云有報夷叔在西山善惡苟不應何

事空立言九十行帶索飢寒况當年列子

遊於太山見榮啓期行無所之野鹿裘帶

素鼓琴而歌孔子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

曰吾樂其多夫生萬物人為貴吾得為人

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吾得為男二

樂也人有不見日月不免檢楫者吾已

行年九十矣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人

之終死常得終當何憂乎不賴固窮節百

哉孔子曰善哉能自寬也

世當誰傳

詩眼曰近世名士作詩云九十行

帶索榮公老無依余謂之曰陶詩

本非警策因有君詩乃見陶之工

或譏余貴耳賤目則為解曰榮啓

期事近出列子不書榮公可知九

十則老可知行帶索則無依可知

五字皆贅也若淵明意謂至於九

十猶不免得而帶索則自少壯至

於長老其飢寒艱苦宜如此窮士

之所以可悲也此所謂君子於其

言無所苟而已矣古人文章必不
虛設

其三

道喪向千載人人惜其情有酒不肯飲但
顧世間名所以貴我身豈不在一生一生
復能幾條如流電驚鼎鼎百年內持此欲
何成

其四

栖栖失羣鳥日暮猶獨飛徘徊無定止夜
夜聲轉悲厲響思清逸去來何依依自值
孤生松斂翻遙來歸勁風無榮木此蔭獨
不衰託身已得所千載不相違

趙泉山曰此詩譏切殷景仁顏延
年輩附麗于宋

其五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
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
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辯已

王荆公曰淵明詩有奇絕不可及之語如結廬在人境四句由詩人以來無此句

東坡曰採菊之次偶然見山初不用意而景與意會故可喜也

敬齋曰前輩有佳句初未之知後人尋繹出來始見其工如淵明悠然見南山方在籬間把菊時安知

其高老杜佳句最多尤不自知也如是則撞破煙樓手段豈能有得耶

蔡寬夫曰俗本多以見爲望字若尔便有褰裳濡足之態矣一字之誤害理如此

張九成曰此即淵明賦畝不忘君之意也

行止千萬端誰知非與是是非苟相形雷
同共譽毀三季多此事漢叔傳三季之後
計云三代之末也
達士似不爾咄咄俗中惡咄丁骨切也且當從
黃綺

湯東澗曰此篇言季世出處不齊
士皆以乘時自奮為賢吾知從黃
綺而已世俗之是非毀譽非所計
也

其七

秋菊有佳色裊露掇其英裊於似切
掇都奪切況此
忘憂物遠我遺世情願切一觴雖獨進杯
盡盞自傾日入群動息歸鳥趨林鳴嘯傲
東軒下聊復得此生

定齋曰自南北朝以來菊詩多矣
未有能及淵明詩語盡菊之妙如
秋菊有佳色他華不足以當此一
佳字然終篇寓意高遠皆繇菊而
發耳

良齋曰秋菊有佳色一語洗盡古今塵俗氣

東坡曰靖節以無事為得此生則見役於物者非失此生耶

韓子蒼曰余嘗謂古人寄懷於物而無所好然後為達况淵明之真其於黃花直寓意耳至言飲酒適意亦非淵明極致向使無酒但悠然見南山其樂多矣遇酒輒醉醉

醒之後豈知有江州太守哉當以此論淵明

其八

青松在東園衆草沒竒姿凝霜殄異類卓然見高枝連林人不覺獨樹衆乃竒提壺桂寒柯遠望時復為吾生夢幻間何事緝塵羈

其九

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問子為誰歟田

父有好懷盡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繼續
茅簷下未足為高栖一世皆尚同願君汨
其泥沒汨古深感父老言稟氣寡所諧紆纒
誠可學違已詎非迷且共歡此飲吾駕不
可回

趙氏註杜甫宿耄村第二首云一
篇之中賓主既具問答了然可以
比淵明此首

趙泉山曰時輩多地境亦以出仕

故作是篇

其十

存昔曾遠遊直至東海隅道路迥且長風
波阻中途此行誰使然似為飢所驅傾身
營一飽少許便有餘恐此非名計息駕歸
閑居

趙泉山曰此篇述其為貧而仕

其十一

顏生稱為仁榮公言有道屢空不獲年長

飢至于老雖留身後名一生亦枯槁死去
何所知稱心固為好客養千金軀臨化消
其實裸葬何必惡前漢揚王孫臨終令其子曰吾欲裸葬以反吾
真死則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人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其子遂裸葬
當解意表

東坡曰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實
寶不過軀軀化則寶亡矣人言靖
節不知道吾不信也

東澗曰顏榮皆非希身後名正以
自遂其志耳保千金之軀者亦終
歸於盡則裸葬亦未可非也或曰
前八句言名不足賴後四句言身
不足惜淵明解處正在身名之外
也

其十二

長公會一仕壯節忽失時杜門不復出終
身與世辭張釋之子張摯字長公官至大
仕仲理倫歸大澤高風始在茲一往便當

已何爲復狐疑去去當奚道世俗又相欺
擺落悠悠談請從余所之

其十三

有客常同止趣捨邈異境一士長獨醉一
夫終年醒醒醉還相笑發言各不領規規
一何愚兀傲差若穎寄言酣中客日沒燭
當炳

湯東澗曰醒者與世計分曉而醉
者頽然聽之而已淵明蓋沈冥之
逃者故以醒爲愚而以兀傲爲穎
耳

其十四

故人賞我趣挈壺相與至班荆坐松下數
斟已復醉父老雜亂言觴酌失行次不覺
知有我安知物爲貴悠悠迷所留酒中有
深味

張文潛曰陶元亮雖嗜酒家貧不
能常飲酒而况必飲美酒乎其所

與飲多田野樵漁之人班坐林間
所以奉身而悅口腹者略矣

石林詩話曰晉人多言飲酒有至
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酒蓋方時
艱人各懼禍惟託於醉可以粗遠
世故耳

其十五

貧居乏人工灌木荒余宅灌木叢不也班班有
翔鳥寂寂無行跡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

百歲月相催逼髮鬢邊早已白若不委窮達
素抱深可惜

其十六

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行行向不惑淹
留遂無成竟抱固窮節飢寒飽所更弊廬
交悲風荒草沒前庭披褐守長夜晨雞不
肯鳴孟公不在茲終以醫吾情前漢陳遵字孟公嗜

酒每大飲賓客滿堂

其十七

幽蘭生前庭含薰待清風清風脫然至見
別蕭文中行行失故路任道或能通覺悟
當念還鳥盡廢良弓

湯東澗曰蘭薰非清風不能別賢
者出處之致亦待知者知耳淵明
在彭澤日有悵然慷慨深愧平生
之語所謂失故路也惟其任道而
不牽於俗故卒能回車復路云耳
鳥盡弓藏蓋借昔人去國之語以

喻已歸田之志

其十八

子雲性嗜酒家貧無由得時類好事人載
醪祛所惑揚雄家貧嗜酒人希至其觴來
為之盡是謔無不塞有時不肯言豈不在
伐國仁者用其心何嘗失顯默

湯東澗曰此篇蓋托子雲以自況
故以柳下惠事終之五柳先生傳
云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或

置酒招之造飲輒盡

其十九

疇昔苦長飢投耒去學仕將養不得節凍
餒固纏已時向立年志意多所乖遂盡
介然分終死歸田里冉冉星氣流亭亭復

一紀世路廓悠悠楊朱所以止淮南說林

達路而哭之為其可以止黃可以止墨子雖

無揮金事詩云揮金樂當年濁酒聊可恃

按彭澤之歸在熙元年乙巳此

云復一紀則賦此飲酒當是義熙

十二三年間

其二十

義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孔

彌縫使其淳鳳鳥雖不至禮樂暫得新洙

泗輟微響漂流逮狂秦詩書復何罪一朝

成灰塵區區諸老翁為事誠毅勤如何絕

世下六籍無一親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

津若復不快飲空負頭上巾但恨多謬誤

君當如醉人

東澗曰諸老翁似謂漢初伏生諸人退之所謂羣儒區區修補者劉歆移太常書亦可見不見所問津蓋淵明自况於沮溺而歎世無孔子徒也

東坡曰但恐多謬誤君當如醉人此未醉時說也若已醉何假憂誤哉然世人言醉時是醒時語此最

名言

止酒

居止次城邑逍遙自閑止坐止高蔭下步止華門裏好味止園葵大權止稚子平生不止酒止酒情無喜暮止不安寢晨止不能起日日欲止之營衛止不理徒知止不樂未知止利已始覺止為善今朝真止矣從此一止去將止扶桑山海經云黑齒之北曰暘谷有扶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清顏止宿皆戴鳥郭璞云扶木扶桑也

容奚止千萬祀

胡仔曰坐止高蔭下四句余反覆
味之然後知淵明之用意非獨止
酒於此四者皆欲止之故坐止於
樹蔭之下則廣廈垂堂吾何羨焉
步止於華門之裏則朝市深利吾
何趨焉好味止於噉園葵則五鼎
方丈吾何欲焉大歡止於戲稚子
則燕歌趙舞吾何樂焉在彼者難
求而在此者易為也淵明固窮守
道安於丘園疇肯以此易彼乎

述酒

舊注儀狄造杜康潤色之

宋本云此篇與題非本意諸本如
此誤

重離照南陸鳴鳥聲相聞秋草雖未黃融
風久已分素礫晶脩渚南嶽無餘雲豫章
抗高門重華固靈墳

豫章宋武始封重
華斥恭帝母遜事流

淚抱中歎傾耳聽司晨神州獻嘉粟西靈

為我馴諸梁董師旅羊勝喪其身黃山谷云羊勝

當是羊勝羊勝白公也沈山陽歸下國魏降魏

漢獻帝為山陽公卒弒之成名猶不勤卜生善斯牧安

樂不為君平王徙韓子蒼去舊京峽中納

遺薰雙陵甫云育三趾顯奇文王子愛清

吹日中翔河汾朱公練九齒閑居離世紛

峩峩兩嶺內偃息常所親天容自永固彭

殤非等倫

黃山公曰此篇有其義而亡其辭

似是讀異書所作其中多不可解

韓子蒼曰余反覆之見山陽歸下

國之句蓋用山陽公事疑是義熙

以後有所感而作也故有流淚抱

中歎平王去舊京之語淵明忠義

如此今人或謂淵明所題甲子不

必皆義熙後此亦豈足論淵明哉

惟其高舉遠蹈不受世紛而至於

躬耕乞食其中忠義亦足見矣

趙泉山曰此晉恭帝元熙二年也

六月十一日宋王裕迫帝禪位既

而廢帝為零陵王明年九月潛行

弑逆故靖節詩中引用漢獻事今

推子蒼意考其退休後所作詩類

多悼國傷時感諷之語然不欲顯

本故命篇云雜詩或託以述酒飲

酒擬古惟述酒間寓以他語使漫

奧不可指摘今於各篇姑見其一

二句警要者餘章自可意逆也如

豫章拉高門重華固靈墳此豈述

酒語耶三季多此事慷慨爭此場

忽值山河改其微旨端有在矣類

之風雅無愧蘇稱靖節道必懷邦

劉良註懷邦者不忘於國故無為

子曰詩家視淵明猶孔門視伯夷

也

湯東澗曰按晉元熙二年六月劉裕廢恭帝為零陵王明年以毒酒一罌授張偉使酖王偉自飲而卒繼又令兵人踰垣進藥王不肯飲遂掩殺之此詩所為作故以述酒名篇詩辭盡隱語故觀者弗省獨韓子蒼以山陽下國一語疑是義熙後有感而賦予反覆詳考而後知决為零陵哀詩也昔蘇子讀述

史九章曰去之五百歲吾猶見其人也豈虛言哉

責子舒儼宣侯雍份端佚通終九五人舒宣雍端通皆小名也

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
不好紙筆阿舒儼已二八懶惰故無匹
阿宣侯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份端佚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
終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

黃山谷曰觀淵明此詩想見其人

慈祥戲謔可觀也俗人便謂淵明
諸子皆不肖而淵明愁歎見於詩
耳所謂癡人前不得說夢也

有會而作

舊穀既沒新穀未登頗爲老農而
值年災日月尚愆爲患未已登歲
之功旣不可希朝夕所資煙火裁
通旬日已來始念飢之歲云夕矣
慨然永懷今我不述後生何聞哉

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長飢
菽麥實所羨孰敢慕甘肥
愆如亞九飯愆飢當暑厭寒衣
歲月將欲暮如何辛苦悲
常善粥者心深恨蒙袂非
嗟來何足吝徒沒空自遺
斯濫豈彼志固窮夙所歸
餒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師

趙泉山曰此篇述其艱食之慘尤
爲酸楚老至更長飢是終身未嘗
足食也

蜡日如馬蠟

蜡臘祭名伊耆氏始為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

風雪送餘運無妨時已和梅柳夾門植一條有佳花我唱爾言得酒中適何多未能明多少章山有奇歌

四時

此顧凱之神請詩類文有全篇然顧詩首尾不類獨此警言絕

春水滿四澤夏雲多奇峯秋月揚明暉冬

嶺秀孤松

劉斯立曰當是凱之用此足成今篇篇中惟此警策居然可知或雖顧作淵明摘出四句可謂善擇許彥國詩話曰此詩乃顧長康詩誤入彭澤集

箋註陶淵明集卷之三

箋註陶淵明集卷之四

詩五言

擬古九首

其一

榮榮牕下蘭密密堂前柳初與君別時不
謂行當久出門萬里客中道逢嘉友未言
心相醉不在接杯酒蘭枯柳亦衰遂令此
言負多謝諸少年相知不忠厚意氣傾人
命離隔復何有

其二

辭家夙嚴駕當往志無終問君今何行非
 商復非戒聞有田子春節義為士雄斯人
 久已死鄉里習其風生有高世名既沒傳
 無窮不學狂馳子直在百年中田疇字子春漢北平
 無終人時董卓迂帝于長安幽州牧劉虞
 欲遣使奔問行在無其人問疇奇士乃署
 為從事疇將行道路阻絕遂循間道至長
 安致命詔拜騎都尉疇以天子蒙塵不可
 苟佩榮寵固辭不受得報還虞已為公孫
 瓚所滅疇謁虞墓哭泣而去瓚怒曰汝何
 不送章報於我疇答曰云云瓚
 壯之不疇得此歸遂入徐無山中

其三

仲春遘時雨始雷發東隅衆蟄各潛駭草
 木從橫舒翩翩新來燕雙雙入我廬先巢
 故尚在相將還舊居自從分別來門庭日
 荒蕪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

其四

迢迢百尺樓分明望四荒暮作歸雲宅朝
 為飛鳥堂山河滿目中平原獨茫茫古時
 功名士慷慨爭此場一旦百歲後相與還

北邙暗松柏爲人伐高墳互低昂類墓無
遺主遊魂在何方榮華誠足貴亦復可憐
傷

其五

東方有一士被服常不完三旬九遇食論
子思食十年著一冠辛苦無此比常有
好容顏我欲觀其人晨去越河關青松夾路
生白雲宿簷端知我故來意取琴爲我彈
上絃驚別鶴下絃掃孤鸞願留就君住從

今至歲寒

其六

蒼蒼谷中樹冬夏常如茲年年見霜雪誰
謂不知時厭聞世上語結交到臨淄稷下
多談士指彼決吾疑裝束既有日已與家
人辭行行停出門還坐更自思不然道里
長但畏人我欺萬一不合意永爲世笑之
伊懷難具道爲君作此詩

湯東澗曰前四句興而比以言吾

有定見而不為談者所眩似謂白
蓮社中人也

其七

日暮天無雲春風扇微和佳人美清夜達
曙酣且歌曙東歌竟長歎息持此感人多
皎皎雲間月灼灼葉中華豈無一時好不
久當如何

其八

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游誰言行遊近張

夜至幽州飢食首陽薇渴飲易水流
蘇子蘇子研荆棘蘇子杖好以不見相知人惟見
古時立路邊兩高墳伯牙與莊周此士難
再得吾行欲何求

東澗曰首陽易水亦寓憤世之意
說苑鍾子期死而伯牙絕絃破琴
知世莫可為鼓也惠施卒而莊子
深暝不言見世莫可語也伯牙之
琴莊周之言惟鍾惠能聽今有能

聽之人而無可聽之言此淵明所以
以罪遠遊也

其九

種桑長江邊三年望當採枝條始欲茂忽
值山河改柯葉自摧折根株浮滄海春蠶
既無食寒衣欲誰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復
何悔

東澗曰業成志樹而時代遷革不
復可騁然生斯時矣奚所歸悔耶

雜詩十二首

其一

人生無根蒂飄如陌上塵分散逐風轉此
已非常身落地為兄弟何必骨肉親得歡
當作樂斗酒聚比隣盛年不重來一日難
再晨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

其二

白日淪西河素月出東嶺遙遙萬里輝蕩
蕩空中景風來入房戶夜中枕席冷氣變

悟時易不眠知夕永欲言無子和揮杯勸
孤影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念此懷悲
悽終曉不能靜

其三

榮華難久居盛衰不可量昔爲三春藥今
作秋蓮秀嚴霜結野草枯悴未遽央日月
有環周我去不再陽眷眷往昔時憶此斷
人腸

湯東澗曰此篇亦感興亡之意

其四

丈夫志四海我願不知老親戚共一處子
孫還相保觴絃肆朝日罇中酒不燥緩帶
盡歡娛起晚眠常早孰若當世士冰炭滿
懷抱百年歸丘壟用此空名道

其五

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
翻思遠翥在再歲月頽此心稍已去值歡
無復娛每每多憂慮氣力漸衰損轉覺日

不如整舟無須更引我不得住前途當幾
許未知止泊處古人惜寸陰念此使人懼
湯東澗曰太白詩云百歲落半塗
前期浩漫漫中宵不成寐天明起
長歎人生學無歸宿者例有此歎
必聞道而後免此此淵明所以惜
寸陰歎

其六

昔聞長者言掩耳每不喜柰何五十年忽

已親此事求我盛年歡男子自二十一至二十九則為盛年
一毫無復意去去轉欲遠此生豈再值傾
家時作樂竟此歲月駛有子不留金何用
身後置

按此詩靖節年五十作也時義熙
十年甲寅初廬山東林寺主釋慧
遠集緇素百二十有三人於山西
巖不般若臺精舍結白蓮社歲以
春秋二節同寅協恭朝宗靈像也

及是秋七月二十八日命劉遺民
撰同誓文以申嚴斯事其間譽望
尤著為當世推重者號社中十八
賢劉遺民張詮雷次宗孫時秋書
丞謝靈運才學為江左冠而負才
傲物少所推挹一見遠公遽改容
致敬因於神殿後鑿二池植白蓮
以規求入社遠公察其心雜拒之
靈運晚節疎放不檢果不克令終

中書侍郎范甯直節立朝為權貴
譖忌出守豫章遠公移書邀入社
甯辭不至蓋未能頓委世緣也靖
節與遠公雅素寧為方外交而不
願齒社列遠公遂作詩博酒鄭重
招致竟不可訕按梁僧慧皎高僧
傳遠公持律精苦雖飲酒米汁及
蜜水之微且誓死不犯乃欽靖節
風槩顧我能致之者力為之不暇

卹靖節及麾而謝之或與樵蘇田
父班荆道舊于何庸流能窺其趣
哉靖節每來社中一日謁遠公甫
及寺外聞鐘聲不覺顰容遽命還
駕法眼禪師晚參示衆云今夜鍾
鳴復來有何事若是陶淵明攢眉
却廻去此靖節洞明心要惟法眼
特爲揄揚張商英有詩云虎溪回
首去陶令趣何深謝無逸詩云淵

明從遠公了此一大事下視區中
賢略不可人意遠公居山餘三十
年影不出山蹟不入俗送貴游履
常以虎溪爲界他日偕靖節簡寂
禪觀主陸脩靜語道不覺過虎溪
數百步虎輒驟鳴因相與大笑而
別百恪遂作三笑圖東坡贊之李
伯時連社圖李元中紀之足標一
時之風致云

其七

日月不肯遲四時相催迫寒風拂枯條落
葉掩長陌弱質與運頽玄鬢早已白靖節
早年
皤素標挿人頭前途漸就窄家為逆旅舍
我如當去客去去欲何之南山有舊宅

其八

代耕本非望所業在田桑躬親未曾替寒
饑常糲糠豈期過滿腹但願飽粳糧御冬
足大布履絺以應陽正爾不能得山谷云
正爾

不能得乃當時語
改作止甚失語法哀哉亦可傷人皆盡獲
宜拙生失其方理也可奈何且為陶一觴

其九

遙遙從羈役一心處兩端掩淚汎東逝順
流追時遷日沒星與昂勢翳西山巔蕭條
隔天涯惆悵念常飡慷慨思南歸路遐無
由緣關梁難虧替絕音寄斯篇

其十

閑居執蕩志時駛不可稽驅役無停息軒

裳逝東崖沉陰擬薰麝射寒氣激我懷歲月
有常御我來淹已彌慷慨憶網繆此情久
已離在壽經十載暫爲人所羈庭宇翳餘
木倏忽日月虧

其十一

我行未云遠回顧慘風涼春燕應節起高
飛拂塵梁邊爲愁無所代謝歸北鄉離鷗
鳴清池涉暑經秋霜愁人難爲辭遙遙春
夜長

其十二

嫋嫋松標崖婉婉柔草里子年始三五問喬
柯何可倚養色含津氣粲然有心理

東坡和陶無此篇

謫貧士七首

其一

萬族各有託孤雲獨無依曖曖空中城何
時見餘暉朝霞開宿霧衆鳥相與飛遲遲
出林翻未夕復來歸量力守故轍豈不寒

與飢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

湯東澗曰孤雲倦翮以與舉世皆

依乘風雲而已獨無攀援飛翮之

志寧忍飢寒以守志節縱無知此

意者亦不足悲也

其二

淒厲歲云暮擁褐曝前軒南園無遺秀枯

條盈北園傾壺絕餘溼闔竈不見煙詩書

寒座外日是不遑研閑居非陳厄竊有愠

見言何以慰吾懷頽古多此賢

其三

榮叟老帶索欣然方彈琴見飲原生納決

履清歌暢高音憲重華去我久貧士世相

尋弊襟不掩肘藜羹常乏斟豈忘襲輕裘

苟得非所欽賜也徒能辯乃不見吾心

其四

安貧守賤者自古有黔婁劉向列女傳魯黔婁妻

先生之妻也先生死魯子哭之畢曰何以爲謚其妻曰以康爲謚魯子曰先生在

特食不克山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何
樂於此而蓋為康寧其妻曰昔先生君嘗
欲授之政以為國相辭而不受是有餘貴
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辭而不受是有餘
富也彼先生者其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
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忻忻於富貴求仁
得仁求義得義其好爵吾不榮辱饋吾不
證曰康不亦宜乎

其五

袁安困積盛邈然不可干晉書洛陽大
文餘縣令出

袁安門無行迹謂其已死入見安偃卧問
其故荅曰大雪人乏食不宜干人今賢之
舉孝阮公見錢入即日棄其官芻蕘有常

廉温採苜足朝食豈不實辛苦所懼冰飢寒
貧富常交戰道勝無威顏至德冠却閭清

鄧映西關

其六

仲蔚愛窮居遠宅生蒿蓬翳然絕交游賦

詩頗能工舉世無知者止有一劉蕡張仲蔚善

屬文好詩賦常居窮素所處蓬蒿沒此士
人閉門養性時人莫知惟劉蕡知之

胡獨然寔由罕所同介焉安其業所樂亦
窮通 莊子古之得道者窮亦樂 人事固以
拙聊得長相從

其七

昔在黃子廉 黃蓋傳云南陽大 彈冠佐名
州一朝辭吏歸清貧略難儔年飢感仁妻
泣涕向我流丈夫雖有志固為兒女憂
孫一晤歎腴贈竟莫酬誰云固窮難
此脩脩

詠二疎

漢疎廣傳廣字仲翁為太子太傅
兄子受為太子少傅在位五歲廣
謂受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仕
宦至二千石名立如此不去懼有
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
鄉不亦善乎即日上疏乞骸骨宣
帝許之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
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

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廣歸鄉里
日具酒食故舊賓客與相娛樂

大象轉四時功成者自去

蔡澤云四時之
功成者去

借問衰周來幾人得其趣游日漢廷中二
踈復此舉高嘯返舊居長揖儲君傳餞送
傾皇朝華軒盈道路離別情所悲餘榮何
足顧事勝感行人賢哉豈常譽厭厭閭里
歡所營非近務促席延故老揮觴道平素
問金終寄心清言曉未悟放意樂餘年遑

恤身慮誰云其人士久而道彌著

東坡曰詠二踈詩淵明未嘗出二

踈既出而知返其志一也或以謂

既出而返如從病得愈其味勝於

初不病此惑者顛倒見耳

東澗曰二踈取其歸三良與主同

死荆卿為主報仇皆託古以自見

云

詠三良

三良子車氏子奄息仲行鍼虎揚
公歿康公從治命以三子為殉國
人哀之賦黃鳥

彈冠乘通津但懼時我遺服勤盡歲月常
恐功愈微忠情謬獲露遂為君所私出則
陪文輿入必侍丹帷歲規嚮已從計議初
無虧一朝長逝後願言同此歸厚恩因難
忘君命安可違臨穴罔惟疑投義志彼希
荆棘籠高墳黃鳥聲正悲良人不可贖泣

然沾我衣

葛常之曰三良以身殉秦穆之葬
黃鳥之詩哀之序詩者謂國人刺
繆公以人從死則咎在秦穆不在
三良矣王仲宣云結髮事明君受
恩良不訾臨沒要之死焉得不相
隨陶元亮云厚恩固難忘君命安
可違是皆不以三良之死為非也
至李德裕則謂社稷死則死之不

可許之死欲與梁丘據安陵君同
譏則是罪三良之死非其所矣然
君命之於前衆驅之於後爲三良
者雖欲不死得乎惟柳子厚云疾
病命固亂魏氏言有章從邪陷厥
父吾欲討彼狂使康公能如魏顆
不用亂命則豈至陷父於不義如
此哉東坡和陶亦云顧命有治亂
臣子得從違魏顆真孝愛三良安
足希似與柳子之論合審如是則
三良不能無罪然坡公過秦穆墓
詩乃云穆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
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殉公
意亦如齊之二子從田橫則又言
三良之殉非穆公之意也

詠荆軻

燕丹善養士志在報強嬴招集百夫良歲
暮得荆卿君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素驥

鳴膺陌慷慨送我行雄髮指危冠猛氣充
長纓飲餞易水上四座列群英漸離擊悲
筑宋意唱高聲難南子高漸離宋意爲蕭
蕭哀風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
壯士驚心知去不歸且有後世名登車何
時顧飛蓋入秦庭凌厲越萬里逶迤過千
城圖窮事自至豪主正怔營惜哉劍術疎
魯勾踐聞刺刺秦術也奇功遂不成
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奇功遂不成
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

朱文公曰淵明詩人皆說平淡看
他自豪放得來不覺其露出本相
者是詠荆軻一篇平談底人如何
說得這樣言語出來

讀山海經十三首

按讀山海經穆天子傳止題讀山海

其一

孟夏草木長遶屋樹扶踈衆鳥欣有托吾
亦愛吾廬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窮巷
隔深轍頗迴故人車歡然酌春酒摘我園

中蔬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汎覽周王
傳周穆天子傳者大康二年流觀山海圖
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

其二

玉臺凌霞秀王母怡妙顏天地共俱生不
知幾何年靈化無窮已館宇非一山高酣
發新謠寧效俗中言

山海經云玉山王母所居又云處
崑崙之丘郭璞註云王母亦自有

離宮別館不專住一山也穆天子
傳西王母宴穆王於瑤池之上為
天子謠曰云云

其三

迢遞槐江嶺是謂玄圃丘西南望崑墟光
氣難與儔亭亭明珎照落落清瑤流恨不
及周穆託乘一來游

山海經云槐江之山其上多琅玕
實惟帝之平圃南望崑崙其光熊

熊其氣魂魂爰有滄流其清洛洛
平圃即玄圃滂流上音遙○穆傳
天子銘跡於玄圃之上

其四

丹木生何許迺在崆嶺山陽黃花復朱實
食之壽命長白玉凝素液瑾瑜發奇光豈
伊君子寶見重我軒黃

山海經云崆嶺山上多丹木黃華而
赤實食之不飢丹水出焉其中多

白玉是有玉膏黃帝是食是饗瑾
瑜之玉為良濁澤而有光君子服
之以禦不祥

其五

翩翩三青鳥毛色奇可憐朝為王母使暮
歸三危山我欲因此鳥具向王母言在世
無所須惟酒與長年

山海經云三青鳥主為西王母取
食又曰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

其六

逍遙蕪阜上杳然望扶木洪柯百萬尋森
散覆暘谷靈人侍丹池朝朝為日浴神景
一登天何幽不見燭

山海經云大荒之中有山上有扶
木柱三百里有谷曰暘谷上有扶
木註云扶桑在上

其七

粲粲三珠樹寄生赤水陰亭亭凌風桂八

翰共成林靈鳳撫雲舞神鸞調玉音雖非
世上寶爰得玉母心

山海經云三珠樹生赤水上其樹
如柏葉皆為珠。桂林八樹在番
隅東八樹而成林言其大也。載
民之國爰有歌舞之鳥鸞鳥自歌

鳳鳥自舞

其八

自古皆有沒何人得靈長不死復不老萬

歲如平常赤泉給我飲負立足我糧方與
三辰游壽考豈渠央

山海經云不死民在交脛國東其
人黑色壽不死

其九

夸父誕宏志乃與日競走俱至虞淵下似
若無勝負神力既殊妙傾河焉足有餘迹
寄鄧林功竟在身後

山海經云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

逮之於禺谷渴欲得飲飲於河渭
河渭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
死棄其杖化為鄧林注夸父者神
人之名也其能及日景而傾河渭
豈以走飲哉

其十

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猛
志故常在同物既無慮化去不復悔徒設
在昔心良晨詎可待

山海經云精衛炎帝之少女名曰
女娃游于東海溺而不反故為精
衛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東海
曾絃曰余嘗評陶公詩語造平淡
而寓意深遠外若枯槁中實敦腴
真詩人之冠冕也平生酷愛此作
每以世無善本為恨因山海經詩
云形夭無千歲猛志固常在疑上
下文義不相貫遂取山海經參校
經中有云刑天獸名也口中好銜
干戚而舞乃知此句是刑天舞干
戚故與猛志固常在相應五字皆
訛蓋字畫相近無足怪者因思宋
宣獻言校書如拂几上塵旋拂旋
生豈欺我哉

其十一

巨猾肆威暴欽馭違帝旨窶窶下音胤強
能變祖江遂獨死明明上天鑒為惡不可

長枯固已劇鷓鴣豈足恃

山海經云鐘山神其子曰鼓是與
欽鴉不殺祖江于崑崙之陽帝乃
戮之欽鴉化為大鷓鼓亦化為鷓
鳥見即其邑大旱。寒威龍首居
弱水中注云本蛇身人面為貳負
臣所殺復化而成此物

其十二

鷓鴣當作鷓鴣見城邑其國有放士念彼懷王

世當時數來止青丘有奇鳥自言獨見爾
本為迷者生不以喻君子

山海經云柘山有鳥其狀如鴉其
名曰鷓音精見則其縣多放士注放
逐也青丘之山有鳥狀如鳩

其十三

巖巖頭朝市帝者慎用才何以廢共鯨重
華為之來仲父獻誠言姜公乃見猜臨沒
告飢渴當復何及哉

擬挽歌辭三首

其一

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昨暮同為人今
旦在鬼錄魂氣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嬌兒
索父啼良友撫我哭得失不復知是非安
能覺千秋萬歲後誰知榮與辱但恨在世
時飲酒不得足

其二

在昔無酒飲今但湛空觴春醪生浮蟻何

時更能嘗肴案盈我前親舊哭我傍欲語
口無音欲視眼無光昔在高堂寢今宿荒
草鄉一本有荒草無人眠一朝出門去歸
來夜未央極視正荒荒二句

其三

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嚴霜九月中送
我出遠郊四面無人居高墳正雋堯馬為
仰天鳴風為自蕭條幽室一已閉千年不
復朝千年不復朝賢達無柰何向來相送

人各自還其家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
死去何所道託體同山阿

祁寬曰昔人自作祭文挽詩者多
矣或寓意騁辭成於暇日寬攷次
靖節詩文乃絕筆於祭挽三篇蓋
出於屬纊之際者辭情俱達尤為
精麗其於晝夜之道了然如此古
之聖賢唯孔子曾子能之見於粵
杖之歌易箦之言嗟哉斯人沒七

百年未聞有稱贊及此者因表而
出之附于卷末

趙泉山口巖霜九月中送我出遠
郊與自祭文律中無射之月相符
知挽辭乃將逝之夕作是以梁昭
明采此辭入選止題曰陶淵明挽
歌而編次本集者不悟乃題去聲
挽歌辭曾端伯曰秦少游將亡艾
淵明自作哀挽王平甫亦云九月

清霜送陶令此則挽辭決非擬作
從可知矣

又曰晉相伊善挽歌庾晞亦喜為
挽歌每自搖大鈴為唱使左右齊
和袁山松遇出遊則好令左右作
挽歌類皆一時名流達士習尚如
此非如今之人例以為悼亡之語
而惡言之也

按蘇劉皆不和豈畏死耶

聯句

鳴鴈乘風飛去去當何極念彼窮居士如
何不嘆息淵明雖欲騰九萬扶搖竟何力
遠招王子喬雲駕庶可飭惜之顧侶正徘徊
迴離離翔天側霜露豈不切務從忘愛翼
循之高柯濯條幹遠眺同天色思絕塵未
看徒使生迷惑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書

前

回

致

所

意



